

(上接昨日二版)

风骨 不跟风,有主见,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的一场大革命来临,七里营诞生的口号“人民公社好”谢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遍地燎原,广大农民分田到户“大包干”的欢呼声中,无数目光盯着刘庄,盯着史来贺。

各级领导一拨一拨地来,分明是在敦促、劝告、担忧。按照当时思维定势,谁不分明地就是对抗中央,一时谣言四起:“史来贺挨批评了”,“史来贺调出刘庄了”……老史的手不时按在左胸,正是心肌梗塞最忌复发的关口。

刘庄又成一座“孤岛”——分?还是不分?打顺风旗易,迎头风难,他被推到风口浪尖已不是第一次了。

1956年,刮起“小社并大社”之风,区里将8个村3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夏庄高级社,提名他当社长。他却弃大求小,坚持刘庄“一村一社”。刘庄高级社与夏庄高级社同日举行成立大会,但区里拒不承认“黑社”,不准参加会议,不予传达文件。这时又遭寒灾、涝灾、虫灾,粮棉收成锐减大半,村里有人要去逃荒了。老史什么法子都想了,带领群众大种白菜蔓菁红萝卜,又成立铁木小组、豆腐坊,组织烧砖瓦,到黄河滩割草,到火车站装卸,串乡做小买卖,当年副业收入1.7万元,可买近20万斤口粮,还给群众4次分红。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国农村情况复杂,从目前来看,一村一社比较好。勉强凑集的夏庄高级社一年就解体,刘庄保住了羽翼未丰的集体经济。

1961年,农村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生产大队核算退为生产队核算。周围村庄扩大自留地,分养牲畜,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老史却弃小求大,坚持以大队为基础。他向在七里营公社蹲点的谭震林副总理汇报:“刘庄干部有个习惯,无论啥事,都爱用‘刘庄实际’这把尺子量量。”刘庄就这么大,居住集中,大队有凝聚力,为了利于发展生产,不必人为拆分成几个核算单位,还是不退为好。上级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后,把刘庄作为“不退”典型上报中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文革”狂飙突起,连郑州、焦作、新乡的红卫兵都到刘庄“点火”,村里造反派贴老史的大字报,因他在全国民兵群英会上获得过中央军委奖励的一支半自动步枪,还诬他“藏黑枪”。老史力挽狂澜,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刘庄绝不能乱,今后写大字报的,自己买纸买笔;外出串联的,生产队不记工分,不给盒饭。”正值批判“唯生产力论”时,他被革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刘庄却于此时拉开了集体企业的序幕。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之下,老史召集村里干部和党员、团员,在苹果园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说:“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咱们还是一心搞发展。”并宣布动工盖集体新村。十年浩劫过后,世道人心处处废墟,刘庄却抖落尘埃,呈现出日新月异独特景观……

然而这一次“大包干”,非比以往,非同寻常。天大的压力之下,是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最严峻的一场考验。

生活活虎本是史来贺的生命常态。新乡解放前夕,战事正紧,18岁的他担任刘庄民兵队长,为豫北战役中的解放军抬担架、送粮草,追捕化装逃窜的新乡大土匪卫老启;担任夏庄乡民兵联防队长后,智擒藏身芦苇荡的伪副区长恶霸刘荣堂。到了建设时期,他又和刘庄第一个互助组长、第一个合作社社长、第一个高级社长,担任村支书后更是意气风发……

现在,他沉默了。

灯下,一个农民在一间村舍沉思。多少风险多少重荷,多少精髓多少真谛,史来贺深沉稳健的一面,尽在夜色里,尽在不言中。长期失眠的他,一次吃4片安眠药都不顶用。村民们说,一年365夜,俺们全村都睡了,只有老史成夜不成夜,为俺们操心。连小孩子都记得村子东北角那一孔夜夜独明的灯笼——这一幅“静夜思”,是史来贺人生中最经典的画面,是刘庄历程中最关切的图示。觉悟觉悟,田野上“觉”,村舍里“悟”。坐乡下而观天下,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洞幽烛微。他深知,刘庄这面红旗,不进则退,退则必倒,因此他的所有参悟,都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刘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此时的刘庄,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突破了单一农业格局,工林牧副总收入70%,三分之二以上劳力转移到了二、三产业,集体实力雄厚,机械化程度高,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较强,村民收入稳步增长,出现了阔步前进的势头——刘庄分不分?

全村300多户出现3种声音,“不分”占75%，“两可”占20%，“分”占5%。想分的人,有的认为凭本单能干过得更好,有的指望拆分集体自己一夜变成万元户。

第二次讨论的群众大会上,老史从台上站起来,竟然把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整整一大段话,烂熟于心的200多字,一口气背了出来!……既然红头文件都说了,“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

中国村魂

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村里大多数人坚持的“不分”更占上风。但老史不输“少数服从多数”,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访摸底做工作。最终,除了2户决意出去单干,刘庄上下形成共识——不分。

刘庄历史上,每一次特立独行,都是一次强烈刺激,都激发出了新一轮的强大内在动力。干部群众憋着一股劲,决心展现出集体致富的优越性。1980年,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小康村”。

1981年8月,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刘庄,对史来贺说:单靠抓农业,100年也富不起来。你找到了一种好形式。你们先进单位就要先走一步。

1982年,刘庄农工商联合社成立,分为农业、园林、畜牧、工副、商业、农机、建筑7个专业36个承包单位,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工协作,奖励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2个单干户后来又回到了集体。

21年后,史来贺去世,捧出了2002年那最后一本账:355户1616人的刘庄,固定资产近10亿元,总产值8.8亿元,上缴税金4500万元,人均实际分配1万元,户均存款20万元。村民享受20多项公共福利,上学、看病、养老费用由集体承担,并在兴建别墅新村。农业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粮食亩产稳居千斤以上。除19名劳力在农场经营1050亩耕地,其余劳力从事二、三产业。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

而且,刘庄“一村帮带13村”,把周边新乡县、修武县、原阳县13个贫困线以下的村庄,也带入中等水平甚至先进行列。

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刘庄,感慨道,说句心里话,社会主义好,刘庄是有说服力的。

1989年,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视察刘庄,激动地说:我今年80岁了,就是要看到农村人的这一天!

1990年,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刘庄,题词: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刘庄“堪称依靠集体、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典型”……

“不倒翁”“擦边球”——也有人会这样说。从这种比喻里,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术”,是技巧;阅历丰富者看到的是“道”,是信仰。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刘庄道路的长期探索中,史来贺在正确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深,不论顺风逆水,不论激流险滩,始终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有主心骨与不断创新的关系……在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老党员们含泪相问:“50年了,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呢?对照对照,他做的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啊!”

这个50年的村支书,怀着渊淳岳峙一般的道路自信,有主见,有风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尤其在重大关头把稳航向,使盲目的“一刀切”总在刘庄切不下去,集体经济避开分崩离析、功亏一篑之弊,免去折腾,未伤元气,有恒产,有恒心,在每个时代节骨眼上都绽放异彩,不负重托,不负众望,始终一面全国农村先进典型的红旗,在阔步前进的平衡中乘风破浪。

这是他最让人惊诧之处、最令人敬佩之处,最给人启迪之处。

这是他最大的功力所在,最大的定力所在,最大的魅力所在。

因此,他也被人称为“农民政治家”。

史来贺是一个善始之人,人生成名早,志向定型早,事业开创早。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善终之功。一生践行党的宗旨,从无怀疑和犹豫,从未动摇和背离,所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毕生奋斗终成正果。

他的成功说来简单,就是坚持“两个一”:一切从刘庄的实际出发,一切从维护和发展刘庄百姓的利益出发。

刮“浮夸风”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公社压任务,要放小麦亩产15万斤的“卫星”。刘庄会计算算,15万斤麦子装麻袋,在一亩地里能结结实实码两层。老史顺势说,亩产15万斤的话,全村人种3亩就够吃了。于是仅种3亩“卫星田”,大田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卫星田”连麦种都没打够,靠大田才稳产。

刮“共产风”时,公社对生产大队“一平二调”,把小麦玉米拉走了,把够饷条的树刨走了。老史详细记下,拉走什么粮、多少斤,刨走几棵树、多少、多粗等等,都要求来人开具了收据。不久,中央通知退赔平调物资。许多大队空口无凭干吃哑巴亏,刘庄却出示收据,照单折合退赔款7.2万元。人们佩服老史长了“前后眼”,他说:“啥眼!这是把全村父老乡亲的利益拴在肋巴骨上,一动就心疼。”

1960年,大跃进办大食堂的恶果显现出来,周

围村庄里,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浮肿,甚至饿死了人。刘庄却留下了一段愉快的“黑色幽默”。群众一致要求老史兼任大食堂司务长,“只要他不死,咱村人谁也不会饿死!”粮食不够副食补,仅红萝卜就种了70多万斤,又用棉籽饼、玉米芯自制淀粉10多万斤,还做豆腐、粉条和养猪。群众顿顿都能吃饱,每周还有肉吃,全村连一例浮肿都没出现……1961年春天根据中央精神,大食堂解散,可刘庄人竟有70%以上投票不愿解散大食堂……

刘庄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口,老史还是一位杰出的“乡村演说家”。

那年土改,翻身农民分田地,可一些穷人怕变天不取要。年轻的史来贺跳上高台,拿着大喇叭带头“倒苦水”。老年人至今记得他的话:“天地,天地,天和地总是相连的。咱们翻身了,天都是穷人的天了,为啥还不取要地?”他历数村里穷户那些惨死的亲人、悲伤的往事,讲得台下哭声,打开了局面。

那年平整土地,有人担心平到猴年马月。他在动员大会上说:“地再赖是死的,人是活的,平好一注是一注,治好一坡是一坡。一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咱这辈子不行,还有子子孙孙!”讲得人心大振,士气高昂。

那年寒、涝、虫重灾齐袭,在生产自救大会上,他对打算外出逃荒的人说:“集体也像一家人过日子,总不能天天都有财神爷守着,都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护着。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天塌下来咱们当被子盖,绝不会让新社会的刘庄饿死一个人!”讲得上台一起掉泪,人心安定下来。

那年丰收在望,他在群众大会上说:麦熟一晌,要开镰了,村里每人每天发一两鲜肉,自家煮点鸡蛋。又补一句:“不能光叫儿子吃啊,让媳妇也吃点鸡蛋。”他宣布先放一天假,让媳妇们回娘家看看娘,家里男人再去娘家把她们接回来……“噢,俺媳妇们可真高贵死了!”全村妇女欢天喜地,则妻子比男人还飞快。

他去世前一年多,一份5000字的《史来贺书记对刘庄调研的谈话》发给了全体村民讨论。他依然一团火似的,把刘庄的未来端到群众面前,掰开揉碎地讲,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讲假如变成非集体经济将会出现的问题,讲刘庄还要走集体致富道路。并从发展生产力、缩小贫富差别、选好接班人、内部机制改革、竞争上岗、家庭再分配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按劳按效取酬、合理差别、共同富裕的发展方案……

俗话说,“话说三遍如凉水”,但同样的大道理,老史每次都能讲得像刚出锅一样新鲜滚烫。他的演说亲切家常,充满辩证法,洋溢泥土气,衣食住行随口道来,一直讲到人的心坎里。所以,刘庄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通知不过半小时就坐齐了。有时晚开几天,村民还催促“该开会了”。年轻人李博说,记得小时候,常见大人们去开群众大会,一路上热热闹闹,赶着去听老支书讲话,大伙儿拍巴掌拍得可响了,像看电影听戏一样开心……

小村庄的马列主义,诠释得风生水起,群众信了;小村庄的群众路线,发挥得淋漓尽致,群众服了——50年已入大化之境,炉火纯青。

史来贺坚持了整整一生的道路自信,说到底,是对群众觉悟的自信,是对人民力量的自信。所以他笃定地说:“不要光看上级的、一时的评价,要看群众的、历史的评价。”

果然,群众在响应他,历史在呼应他。一个显著例证,就是在他家乡出现了全国罕见的“新乡现象”。在一个地级市里,以史来贺为首,形成了一个全国和全省重大先进典型的密集群体,涌现了一批“史来贺式”的农村党委、党支部书记——吴金印、刘志华、裴春亮、范海涛、张荣锁、耿瑞生、许福卿……史来贺1990年10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怎样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更成为全国一代村支书的生动教材。

一个原点上的无限延伸,一个原点上的极限飞跃,史来贺以50年的跨度、广度、深度、高度,让人们懂得,当一个村支书多么不简单!

梦想 集体空,没人听;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奋斗50年,刘庄奏响三部曲:60年代末,实现粮棉双高产,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解决温饱的先进村;

80年代初,依靠集体工副业,成为农村“中原首富”;

进入21世纪,以生物药业为龙头,稳居全国农村前列。

“集体空,没人听;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然而刘庄的这条路上,一颗汗珠摔八瓣儿,是一般人吃不了的苦。

第一仗平整土地,一平平了20年。

“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刘庄地处黄河故道,4条3米多深的河沟,5个大坑塘,1900多亩土地碎成了700多块,沙土胶胶泥,全是“耨拉头、仄楞坡、盐碱洼、蛤蟆窝”。1953年,史来贺组织平整土地攻坚队,带领400多名劳力,举着红旗开上第一线。他光膀子把几百斤重的小车推得像飞一样,有次发着疟疾还昏倒在工地上……刘庄人苦战20年,凭着铁锹荆筐独轮车,把700多块地平整成了4大块方方正正的丰产田。所以当地人说:“想吃啥去陈庄,想出去去刘庄。”外村闺女多年不嫁刘庄,先是怕穷苦,后是怕艰苦。

第二仗钻研棉花,一蹶蹲了8年。

1957年周总理的嘱托,让史来贺“总觉得背后有个大巴掌在推着”。他当植棉科研究员,抱着被褥住进试验田的小屋,一蹲8年,成了“棉痴”。老辈子种棉行距“放下孩儿,搁下篮子”,每亩不超2000株,他与父亲这个庄稼老把式打擂获胜,推广科学亩植5000株左右。并制服了“棉花癌症”枯萎病、棉蚜虫和脱铃、疯长。而且成功育种“刘庄1号”“刘庄2号”,高产抗病的“刘庄3号”又在豫鲁鄂大面积推广。1970年,阿尔巴尼亚棉花考察团第一个从国外前来参观。老史的论文《科学种田连年高产》在《植物学报》发表,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为特邀研究员,被中国农业科学院邀请做学术报告,成为全国农学会会员、全国棉花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棉花学会副理事长。1984年为了棉田洒药治虫,刘庄3万多元购买一架蜜蜂3号超轻型飞机,更成新闻热点。

第三仗兴修水利,苦战2年。

1964年起,老史带领100多名壮劳力,起早贪黑从百里以外的太行山下拉石子。村里打了7眼大口径机井,架设高低压线路550米,修建桥梁、涵洞、退水坡7座,铺设地下管道1000多米,37条暗渠总长13000米,形成井河双灌,95%以上耕地稳产保收。

1968年建自来水塔。

1969年盖大礼堂……

但是,“高产穷队”的危机也出现了。高产再高产,已超吨粮双百斤棉,可是劳力农药化肥投入更高,经济出现负增长,十几年来,人均分配每年平均只增加1元3角钱——就在种植业一棵树上吊死?

曾任大队会计的王云邦记得,那段时间,老史老爱算账,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除了麦子玉米棉花,把村里能生崽儿的母鸡兔兔母羊母牛母驴都算了。

“要想日子富,工商林牧副。”1964年,新乡百泉农专处理奶牛,一头大奶牛上千元,老史只掏90元牵回了3头小奶牛。村里人来看稀罕:“这是牛啊还是羊啊?夜里可看好喽,别让人鼠拉走了。”老史哈哈大笑:“有‘小不愁大’。”1967年,老史派人到泌阳,3000元赶回6头大母驴,便宜没好货,有人编顺口溜:“提起泌阳驴,笑破人肚皮,六驴七只眼,还有一个前栽蹄。”老史又派人到伊犁,买了27匹新疆马,26母1公,用鞭子赶着走了俩月回到刘庄,人们问黑瘦的赶马人:“你们是从非洲赶回来的?”……到70年代中期,畜牧场已每年卖骡马20多匹,100多头奶牛每天产奶几千斤,又衍生了奶粉厂、冰糕厂、乳制品加工厂;同时磨面机、轧棉机、榨油机响声此起彼伏,集体新村也已动工,全村生机勃勃一片兴旺。

刘庄的动静,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安。对棘手的史来贺,曾“调虎离山”,调他去当某县县委书记,某区委书记也不去;又婉言劝退:“老史啊,年纪不小了,下来让年轻人干吧。”老史反问:“我才40多岁,咋就年纪大了?”来人威胁:“你是全国著名农业劳模、植棉能手,不把精力放在粮食和棉花上,你不怕砸了牌子,坏了名声?”老史回答:“牌子、名声不值钱,一个共产党员能给老百姓谋些利益,才最值得!”

刘庄的工业,是吹喇叭吹出来的。

1974年冬天,拖拉机手拆下哑了的喇叭,向老史抱怨市场上配不来货。村里刚在铁木小组基础上草创了机械厂,技术厂长是高中毕业的史世领,他正在自修大学理工课程和机械、制图等知识。老史父亲和工人把坏喇叭奥八块,3天3夜鼓捣响了。砸喇叭碗儿时,却焊接、冲压、冷轧、热轧都不满意,老史提议改为两次冲压,成了!改进的产品名号CF—66型双音排气喇叭,可到省汽车配件公司推销时,村办小厂吃了闭门羹。老史到省里开会,索性把刘庄喇叭摆到了大会会场上。这一招真灵,不少人验货下单,20多个省市的采

购员纷至沓来。农家大院里,万能外圆磨床、万能升降台铣床、精密滚齿机、插齿机发出欢快的轰鸣。

机械厂像只母鸡,又孵出了面粉厂、造纸厂、电瓶厂、棉油加工厂、缝纫厂、砖窑厂,加上牧林渔业,村里已有十几个小企业。还有4辆解放牌汽车、2部三轮摩托车、8部拖拉机、10部柴油机、150部电动机,11部小麦收割机、1部小麦播种机等等等。1980年全面丰收,粮食亩产1675斤,皮棉亩产222斤,全村总产值205万元,工副业占66%。

然而,一旦进入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80年代,刘庄的种种骄人成果,统统成了小打小闹。在争上项目的热潮中,这群农民坐不住了,钻天拱地,左冲右突,一阵盲目乱撞。

养奶牛,经济效益不高;养马、马驹因溶血病成活率低;

养鸡,鸡群互相啃没毛儿,派去管理的村委会副主任把鸡嘴钩儿都剪了。出鸡瘟时,怕老史知道,死一只住大烟窝里扔一只,扔了满满一烟囤。

上腐竹厂,生产方式落后,否决;

上啤酒厂,到汴京啤酒厂考察,难抢市场,否决;

上食品厂,冰淇淋、糖果制造机都进村了,但高档产品在农村难销,低档产品不赚钱,停止;

上纤维板厂,买回主机,备足原料,到附近李台村、郎公庙村一看傻眼了,价廉利薄的纤维板一垛一垛堆成了山,停止;

上化工厂,生产锅炉防垢除垢剂,技术不过关,停产;

上造纸分厂,“农村姓猴儿的多,你干啥我学啥”,村村都有造纸厂,又因污染环境受到政策严控,下马;

上高级卫生纸厂,有国家和省外贸部门推荐,花40多万元建厂,出口却突然受阻,只得转产包装纸保本。卫生纸分给村民,用了六七年都没用完……

老史过去样样在行:抬头看天,预言灵验;隔皮挑瓜,个个包甜;干活也爱示范,从耩麦子到使牲口,从装车到挖河,直至建厂办企业……群众认定,老史说啥啥跟着走了,没错过。这时起了怨言:“搞搞这,搞搞那,弄弄停停,拿钱往家里扔吧?”

史来贺扎根刘庄不走的一个情结,就是在这件大地原创作品上,可以放开胆子做梦,而且亲身梦想成真。沧海转瞬桑田,大手一挥,1900多亩耕地变得平平展展;大手一挥,千亩棉田堆起座座银山;大手一挥,水渠纵横织遍田野;大手一挥,集体新村拔地而起;大手一挥,农林牧副人欢马叫……但现在,他的手挥不动了,梦境超出了一个农民的传统疆域……

1984年,万里副总理给史来贺回信,鼓励“刘庄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对广大农民是个有力的鼓舞”。姚依林副总理视察刘庄,就办大企业,你这个经济实体实力雄厚,要办,就办大企业,小企业让给周围村子去办。”

老史心中豁然开朗,反思过往,面向未来,从此为刘庄经济腾飞“定盘子”:一切重新开始,想高的,干大的,勤劳致富变为科技致富,村办企业办成现代化大企业!

恰于此时,机会像一根青藤悄悄地伸向老史。北边魏庄与新乡县第二制药厂联合办厂,为二药生产药品“中间体”,老史应邀参加开工剪彩时,生物医药工程推这个新名词一下子攫住了他。二药李厂长向他推荐微生物专家,是江苏无锡微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钱铭锦。但钱工的住址,只知道在无锡钱塘大街,不知门牌号,仅记得门口有根电线杆。

已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上学的史世领,与2位村干都被派往无锡,一大早就沿着钱塘大街电线杆挨门打听。几里长的大街从头到尾没找到,下车重来,终于在在一根电线杆旁找到了邻街单扇门里的钱家。钱工一听知摆手:这事农村干不了,干不了!

返回后,老史说:“你们再去请。”

钱工千里迢迢,一进刘庄眼就亮了:“想不到,中原还有这么漂亮的新农村,绝不次于苏南一些先进村,了不起!”他和老史一见倾心,一同创建淀粉粉厂。正好附近小集镇有二亩一个肌苷车间,工艺流程与生产淀粉酶相似,老史派12名尖子去培训。又派人到无锡、南京、天津,学的也是菌种、化验、发酵、提取、精制等技术。

(未完待续)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3年10月15日9时30分在河南国金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 豫FBH8970 奥迪A6 汽车壹辆。
- 豫FBH838 本田思域汽车壹辆。
- 东方红牌ZL50D-II 型号装载机壹辆。
- 温县黄河路东段原信用社门面房壹间。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3年10月14日16时前缴保证金肆万元整并持有效证件到河南国金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竞买不中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2013年10月11日-2013年10月12日
 开户行:焦作市商业银行山阳城支行
 账号:714020109000028179
 咨询电话:(0391)3936888 15839155555
 工商监督电话:(0391)2758577
 拍卖公司地址:焦作市人民路中段890号

河南国金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9月27日

邰封镇:禁出好处一串串

本报记者 杨仕智

“禁烧使邰封人尝到了甜头,禁出了

耕作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改善。”9月26日,修武县邰封镇党委书记秦征对记者说。

邰封镇是修武农业大镇,也是禁烧老大难镇。该镇玉米种植面积7.2万亩,占全县玉米种植面积三分之一多,全镇有38个村,与新乡市获嘉县、武陟县的交界线长度为20多公里,点多、线长、面积大,要做到“不烧一把火、不冒一处烟”实属不易。

思路一变天地宽。今年秋季,该镇高点定位,从转变耕作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的高度来认识秸秆禁烧工作。

光翻出地是改变传统耕作方式的最

大亮点。今年秋收,该镇大力推广光翻收获新技术,将秸秆、苞叶全部处理在田间,光翻出地,省工、省力、省时、省钱、增收,100%还田肥地。目前,该镇采用此项技术已收获玉米4万亩。为推广光翻收获新技术,该镇出台两项奖励措施:农户使用光翻收获新技术每收获1亩玉米,镇政府补贴10元钱。对使用光翻收获新技术的村,若光翻出地亩数占全村玉米种植总亩数的100%,镇政府按每亩1元钱奖励村委会;若光翻出地亩数占全村玉米种植总亩数的90%,镇政府按每亩0.9元钱奖励村委会。

今年秋季,该镇借三秋生产的大好时机,积极调整产业和种植结构,新规划了南柳、万箱铺、王里长屯等7个高产整体推进村,大力推广焦麦266、矮抗58、周麦22等优良品种。在鼓励支持饲养业发展方面,该镇为辖区内3个养牛场青贮秸秆1.2万吨,减轻了禁烧压力。利用

三秋腾茬之机,该镇加大土地流转力度,邰封、庞屯、葛庄、西常村等村先后流转土地3000余亩,全镇土地流转面积达到3.1万亩,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另外,占地300亩的汽车零配件、占地近500亩的春光空调等项目土地预留工作已经完成。

禁烧使农民增收。今年,该镇农民使用玉米光翻收获机32台,光翻出地亩数4万亩,预计农民可得到补贴款40多万元,各村村委会可得到补贴款16万元。该镇一位负责人表示,争取明年秋季玉米光翻出地率达到80%,2015年光翻出地率达到100%。

截至目前,该镇玉米收获工作已精彩纷呈结束,玉米苞叶已基本清理完毕,全镇未发生一起焚烧秸秆事件。

严禁焚烧秸秆 搞好综合利用

五里源乡:功夫下到就不难

本报记者 杨仕智

“禁烧难,禁烧难,功夫下到就不

难。”9月26日,修武县五里源乡党委书记崔世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秋季禁烧真经就是两个字:抓实!

自始至终抓清理。玉米苞叶是禁烧的最大隐患,该乡一方面组织人力把玉米苞叶运到新乡市辉县市宝山电厂变废为宝;另一方面把散落在路边、村头的零星苞叶集中起来,挖坑掩埋,确保日产日清。该乡明确提出,三秋不结束,玉米苞叶清理不放松。

狠抓人员到岗到位。该乡共有乡、村、组禁烧队员300多名,从7时30分到21时,一刻不停地地在田间地头巡逻、

服务、督导禁烧和三秋生产,实行乡班子成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全天候在岗,禁烧队员包地块制度,每一块地都有责任人。

处罚到位,不留情面。该乡领导反复强调,哪个村出现烧秸秆现象,不仅经济处罚1万元,还要对责任人采取从诫勉谈话到免职等组织处理方式,使谁都不敢触碰“高压线”。

功夫下到就不难。目前,该乡实现了“不烧一把火、不冒一处烟”的目标。

距第一届中国豫北(焦作)汽车博览会还有

3天

时间:10月1日至3日 地址:中站区许衡广场